

承出版社不弃，嘱我集结近年所作散文随笔。去年罹疾，摔跤导致股骨颈骨折，住院五个月，回家卧床静养年余，勉力编集，可能是最后一本献给读者的书了。

暮年回首，最大的幸运是正处在国家民族危亡多难走向复兴强盛的伟大年代。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时，我作为记者，正在上海人民广场同百万人民一起感受这份兴奋和喜悦。高音喇叭转播天安门的盛况，同上海游行队伍的欢呼声、口号声、歌唱声响成一片，汇成热浪翻滚的海洋。作为从旧时代走过的青年和年轻的共产党员，我对未来充满向往，相信多灾多难的祖国从此摆脱苦难，一步步走上自由平等、幸福富强的光明大道。时过六十年，情景历历在目。

人生有起伏，犹如音乐；有些阶段的平缓，漫步，时间就像沙漏，在踽踽行走。带着好像是快乐非快乐的心情，给自己和经历以交待。

我的音乐呢，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曲《水边的阿狄丽娜》，它缓缓如行云流水浇灌我的灵魂，我的心灵。

有一种渴望与之相交融，安抚我，安抚过往。那些平静让我内心没有喜，没有忧，像一个稻草人，做不了那个最完美的自己，有躯壳，没有灵魂。

命运如此强悍，我们是棋子，世界里也许只有黑白色，在固步自封里见不到阳光。可是平静，只有平静，让我依然保持存在，还有渴望的温暖。一切都没有错，只是棋盘上我还只是小兵，不能主宰自己，但是我无欲也求求。

我可以步伐加速，却如履薄冰，飞奔，为生存，为生活，为生命，会有一种疲于奔命，让自己无力挣脱。

我的音乐呢，它曾带着依然舒缓的曲调，我却无视它。有一种哀伤悲天悯人，无力挣扎。

可以疯癫，可以地狱，让我疯癫，让我地狱。我的音乐呢，不敢触碰。我听许茹芸的《独角戏》，陈慧娴的《恋恋风尘》；不再平静，回忆在沉沦，内心在失却，那一刻，在悬崖边，一步之遥，粉身碎骨。开始后怕，从头至尾，从前到今，从无到有，思想在脑海里洞开，终于有一天，痛苦开始长成，我看到了内心的裂痕，用尽全力去弥补岁月的伤。

捧着一本书，读了又读。这一晚，我都在读一本破旧的书。书的封面没有了，连书名都没有了。但我喜欢这本书，它是被人丢在路边，我花了两元钱买回来的。当时，跳着看了几行，便喜欢。摆地摊的一定想：“这本永远卖不出去的书，居然有人要了。”

我要，我喜欢的书，只要有看到，都想成为自己拥有的书，哪怕它是本没有封面，都不知道谁写的书。大道理不说了，书是无价的。丢在路上，喜欢的人，视它如宝，如我。

这几天，我都在读这本喜欢的书——读了很多次还不厌的书。读书，我更喜欢没有目的性，只是喜欢字里行间，有一种轻松，更有迷我的地方。不去问为什么会迷，被迷便好。自然就有了收获，空闲时间，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生正逢辰

袁 鹰



六十年，我同祖国一起成长，一起经历的春阳秋雨、烈日寒霜以致血火炼狱，一起感受大悲大喜、千灾百难直到十年昏乱的岁月，又一起步入雨过天晴、改革开放的辉煌。三十年沧桑巨变。看到她抖落尘埃污秽、健步前行的身影，听到她高歌猛进、一往无前的声音，我这个文字工作者，能够用笔记下点点滴滴，已是一种幸运和光荣。

六十年转瞬，当年一起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前辈和战友，大多作古，未及沐浴今时艳阳，有的未得清白自还。比起他们，健在者应该是幸运的，正如老作家吴祖光的典言：病中无力，仰赖老同事郑荣来、刘梦岚编纂，多年好友，不敢言谢了。

《生正逢辰》后记

我的音乐呢，我试着在握紧它，把它拥在怀中。王菲的《人间》。久违了，在遗忘的岁月里，那忽视的温柔芳香，我开始期盼，用无声的力量让自己清醒。

人生还可以为此进行分割，那些让你痛不欲生的过往，都开出了坚硬的花朵，在岁月的长河里拼出最好看的模样。生命还可以璀璨，明天还可以看见，你还可以给我力量和感恩。

我多感动，感谢，我的天。我的音乐呢，汪峰《怒放的生命》，你就是激昂的舞曲，让我飞扬，激荡，让我随你去。

我的音乐呢，许巍《蓝莲花》，你赋予我力量，心情与知己并存，伴侣就是明白和灵魂相伴，我懂，那些爱与恨的交织，那些清晰的理想与现实。

我的音乐呢，相知相守了这一路，默默及无言。思想从未有过的坚定，日子从未有过的重新，太阳从未有过的灿烂。生命中的起起落落，终于让我知晓，我们坚强活着的理由，让我痛，让我笑，让我爱，让我隐忍，让我可以无条件付出自己，用昨天换得未来，用经历换得成长。付出的代价，让我懂得，我们是人必须有的过程。

我的音乐呢，周华健的《忘忧草》，它给我安慰，让我了却感情的出口，它缠缠绕绕，丝丝润滑，它给我另一种感受，带我进入一个干净、纯粹的世界，达到一种至美的享受，让我血液重铸新鲜，让我身体重整结构，让我面容重现光彩。

被迷便好

徐长顺

六十年，我同祖国一起成长，一起经历的春阳秋雨、烈日寒霜以致血火炼狱，一起感受大悲大喜、千灾百难直到十年昏乱的岁月，又一起步入雨过天晴、改革开放的辉煌。三十年沧桑巨变。看到她抖落尘埃污秽、健步前行的身影，听到她高歌猛进、一往无前的声音，我这个文字工作者，能够用笔记下点点滴滴，已是一种幸运和光荣。

六十年转瞬，当年一起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前辈和战友，大多作古，未及沐浴今时艳阳，有的未得清白自还。比起他们，健在者应该是幸运的，正如老作家吴祖光的典言：病中无力，仰赖老同事郑荣来、刘梦岚编纂，多年好友，不敢言谢了。

《生正逢辰》后记



我的音乐呢，你可以有如此大而有力的手，挽起我的重生，让我可以梦，可以想，还可以快乐。继续平静，依然要平静，平静里，让我随着乐曲感知生命的律动。

我的音乐呢，世界五彩斑斓，那些一直寻找的，每颗都似珍珠，我捡拾起属于自己最珍贵的那一颗，继续努力，勇往直前。我的音乐呢，你不再遥远，你一直在我心里，透过你，才透过爱，透过音乐才透过明白。

我的音乐呢……



小花咖啡馆 (油画) 徐 音

1935年3月16日晨，红一、三军团主力经过秘密迅速的急行军，分别占领了贵州仁怀县城和该县所隶茅台镇。3月16日傍晚，中革军委下达三渡赤水的命令，先后到达茅台的红军各部开始依次渡河，至18日晨，数万大军全部渡过赤水，绝尘向川南而去。

实际上，红军在仁怀县及茅台镇停留时间头尾不超过三天，大部分部队在这里只住了一昼夜，但他们却留下了许多与茅台酒有关的记忆。

许多老红军提到，中央红军各部队到达茅台镇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以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保护茅台酒的通知》，全文如下：

“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属我军保护范围，私营企业酿的茅台酒，酒好质佳，一举夺得国际金奖，为人民争了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

这一布告的内容强调了茅台酒是民族工业，是共产党、红军保护的对象，可以说对当时的主要茅台酒厂免遭战火破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说当时在一些大的酒厂门口都贴上“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布告，上级规定任何人不得擅入，对茅台酒只能善价而沽。

茅台酒的一些大茅台酒厂得到了红军的及时保护。红军中的著名作家成仿吾的一段回忆就是佐证。他回忆说：“茅台镇是茅台名酒的家乡，紧靠赤水河边有好几个酒厂与作坊。政治部出了布告，不让进入这些私人企业，门都关着。大家从门缝往里看，见有一些很大的木桶与成排的水缸。酒香扑鼻而来，熏人欲醉。”

茅台镇虽然盛产茅台酒，但在当时的贵州仁怀，并非所有的

世界文化名人、中国画坛巨擘、一代丹青宗师齐白石(齐璜 1864—1957)字渭青，号兰亭白石、白石山翁、老萍、寄萍堂老人、三百石富翁等等。他出生在湖南湘潭白石铺杏子坞星斗塘，27岁前为家乡雕花杠之木匠艺人；工匠之余偶获老书《芥子园》，以此为师，开始画些花鸟鱼虫和简单的线条人物描绘，在家乡也曾拜湖湘名儒胡沁园、陈少蕃、王湘绮等先生为师，这些先辈也都可称民国时的绘画大家。他的诗文也都拜求过老师呢。他学习十分刻苦，1889年渐脱离木艺生涯，以专习绘画养家糊口。27岁后，也曾走出了生养他的杏子坞水塘家乡。40岁后白石老有过五出五归，走遍祖国锦绣河山，阅历南北四季不同风光，又曾习练历代名家名作之基本苦功，才使其齐氏画风几经变法，终自成一家，领中国画坛风骚至今不衰。1902年白石老还到过大城市长安当老师教过画，那时他开始得见徐渭、石涛、八大山人、金农等前辈名家真迹或画册，使走出农田水塘的画师大开眼界，能吸取其真谛丰富于自己笔墨中。白石老人主要靠自己对绘画艺术极高的天才悟性，和对大自然长期仔细认真的观察，并对这大千世界中栩栩如生的草虫动物写生以及对自己手中笔墨金石之长期艰

苦卓绝的手工实践，而终使其妙笔生花。他在一笔一画地模仿八大山人反遭嘲笑后，反而发现醒悟自己具有得天独厚的乡土气息和劳动人民生活的积淀。自己的深厚储备是自己农家田园中用之不竭的农作物和水中的动植物呢，白石翁腕底笔端刀锋

大的人领袖毛泽东。随后中朝边境狼烟升起，他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充满热爱之情，年近老人抗美援朝又义不容辞，以他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和慷慨写就“和平鸽”做了义捐。1952年老人被徐悲鸿院长聘请为中央美院名誉教授。1952年他又用三天时

画坛巨擘笔下钓鱼和虾蟹图

万伯翱

自有勾绘出用不完的活灵灵的艺术形象啊！这就是老人家特有的童稚心和农家人心于笔端真诚流淌着呢！他总结出自己的艺术是大写意“似我者死，学我者生”之名言，工笔草虫和大写意花卉山水人物，想不到从此获得了“南吴北齐”之盛名，终让中国和世界都认可了这位世纪艺术大师。

我虽然很小就在当时京城西郊唯一新建好不久的苏联展览馆看过白石翁的个人大画展，我记得，是从他27岁的第一张画起呢！我也有幸在公共场合见过他身穿咖啡色暗花锦袍，头戴船型瓜皮软帽，老人家颇为消瘦的瓜子脸上长着寿斑和几络银须稀疏飘浮着。白石翁总戴副老式眼镜，略显瘦骨嶙峋的右手拄着藤杖，带着画家惯有的洞察世界的沉邃狡黠眼光，他总是敏锐地扫射着周围的人和物。

白石翁享年到新中国的1957年9月16日，在他跨世纪的93个春秋生命中大部分应是生活艰难的书剑飘零生涯。真正安定祥瑞，是在新中国生活的八年。1950年春天，在刚解放的京城老人就受到了同乡开国领袖毛主席在中南海家中共进家乡湘菜的热情款待，朱德大元帅陪客。主席的宴请使他旭日临窗夜不能寐，决定挥动狼毫以傲视天下的雄鹰在挺拔苍劲的青松下，并用苍古的篆书写下了一副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以他名冠天下的齐氏四绝(诗书画印)相赠伟

老百姓家都有茅台美酒，而绝大多数都集中富户和酒老板家。罗元发回忆，红军对已跑走土豪留下的茅台酒，根据情况采取没收和购买两种办法，有时还分发给当地穷苦百姓。

红军官兵连就住在靠河的茅台酒厂旁边。时任连长的王耀南回忆，有一天他

们来到酒厂买酒。他说：“酒没有容器装，我们就找了两段碗口粗、半人来长的竹子，用烧红的铁条把中间的竹节捅开，只留最后一个竹节，然后在竹筒里盛满灌上酒，上面再用玉米瓢子紧紧塞住。当我按时价把四块白花花

的银元递给酒厂老板时，他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在红军长征最初时的文字资料中，笔者查到聂荣臻有如下回忆，“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同志叫警卫员去买些

画过点滴水，就是他罕见的鱼虾蟹三杰一起入画仍不见半滴水一丝波呢！却让读者明明感受到画中这些精灵亦水亦纸上浮游着！水中虾皮被水墨表现出透明状可谓神似逼真！

1951年神清气爽的石翁突然想到儿时家乡的清塘碧波，题图《小鱼都来》笔下鱼儿特别生动活泼，那年他已87岁。画中五尾小鱼团团忽悠围拢欲逐欲吞，真乃悲哉，趣也！妙乎！还是那句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话：鱼是我们的敌人亦是我们的朋友。

还有一幅《我知鱼》也真可谓神墨。越到晚年石翁越发思念起自己湘州鱼米乡情，塘畔钓趣盎然呢。顽童时清波戏鱼钓虾于荷塘往事历历在目。

当我再读到齐翁的《三余图》(绝不止这一幅《三余图》)时，我真是感到震撼了：大师的神奇笔墨真让我们眼前看到了一尾老成稳重的大鱼在水中自如地停浮着，这如杏坛课科图般，白石翁画龙点睛后尾尾活动起来条条双目都明亮起来，背腹鳍浮动翔翔不止呢。两条顽皮好动的小鱼也在深不可莫测的水中听长辈训教无数水中历险记吧！大师仍不画一丝水纹，也没见半点水迹，真如中国第一位哲学家老子说出了咱们中国传统画之奥妙：“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和中国另一国粹艺术京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白蛇传中《水漫金山》及《美人鱼》(名刀马旦宋德珠拿手戏)失传70年后，让孙女宋丹菊今秋恢复彩排于由中国戏剧学院舞台上。青白二蛇仙统帅兵虾蟹将围攻山上的禅师老法海，舞台上并没有一滴水，只有蓝色旗子飘浮和水中拟人化水中动物之边唱念做打中游动起来，这就特别表现出了大水漫金山及水中激战场景，真是“人或为鱼鳖”了。

又应了这句话，只有真正民族的东西(艺术)才是世界的，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才真正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呢！齐白石当然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

白石翁1928年曾绘就《渔翁图》。此图与我所写文章——徐悲鸿先生的《渔夫图》令俩喜洋洋画面大不相同，白石翁线条较简约，渔翁须发则皆满，表情沮丧，长竿在怀却有诗言明了老钓翁凄凉心境：“看着钓有所思，湖干海涸欲何之？不愁未有明朝酒，窃恐空篮征税时。”当时穷苦人民的生活状况在笔下昭然若揭了。

白石先生的虾蟹图也许比我钟爱的鱼儿更负盛名呢，几乎所有他的鱼虾蟹图我都没发现过白石翁

来尝尝。”但是，他们的这一欲望，却被轰鸣的敌机声打断了。“酒刚买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又赶紧转移。”

笔者十多年前采访过长征中经过茅台镇的陈士榘、张爱萍、罗元发、苏静等数十位开国将军，起码有十多名开国将军品尝过茅台酒的经历，但与此同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红军士兵用茅台酒泡脚的情况。

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的陈士榘到茅台镇时，受领了在赤水河边架桥的任务。他向笔者介绍，很多战士由于连日行军脚部红肿溃烂，影响了战斗力。他就弄来些茅台酒，让战士们轮流泡脚消毒止痛，很快完成了架桥任务。后来毛泽东过桥时，还称赞他：“你们真有好办法！洗了茅台酒，架了茅台桥。”他对笔者笑言：“那时茅台酒没有现在金贵！”

一提起“百丈关”，三位共和国上将便激情起来，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长征的细节